

“和谐”：茶文化的核心思想

朱海燕^{1a,b}, 王秀萍², 李 伟³, 刘仲华^{1a,b}

(1.湖南农业大学, a.园艺园林学院; b.省部共建茶学重点实验室, 湖南 长沙 410128;

2.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研究所, 福建 福安 355015; 3.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委员会, 重庆 南川 408400)

摘 要: 结合历代茶人在茶审美中的诗词书画, 从“生态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论述了“和谐”是茶文化的核心思想。茶出自山川, 长于山野, 天然自成, 聚山川之灵秀, 日月之精华, “阴阳交和孕嘉木”, 体现了其“自然的和谐”之美。“寄情美景与佳茗”, 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品茗, 意入心, 心悟道, 与自然相融, 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通过敬茶、献茶、赠茶、赐茶等沟通思想, 交流感情, “清茶一盏乐融融”, “人与人的和谐”得以构建。茶和谐身心, 怡情悦意, 释矜平燥, “独品得神”尤显高雅, 能达致“空灵虚静物我忘”的境界, 实现“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关 键 词: 和谐; 茶文化; 核心思想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64-05

“Harmony”: the core idea of tea culture

ZHU Hai-yan^{1a,b}, WANG Xiu-ping², LI Wei³, LIU Zhong-hua^{1a,b}

(1, a.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b. Key Laboratory of Tea Scienc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Tea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an 355015, China; 3. Agricultural Committee in Nanchuan Area of Chongqing, Nanchuan 4084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cient poetry and painting o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ea,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idea that the “harmony” was the core ideology of tea culture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the ecological harmony of nature”,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the harmony among people” and “the harmon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lf”. “The ecological harmony of nature” meant that the tea originated from the nature,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symbolized that people melt with the nature when tasting tea in the natural condition, “the harmony among people” appeared when people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lots of activities related with tea, “the harmon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lf” formed when people pursuit the highest realm of elusive ideal condition and oblivious of oneself.

Keywords: harmony; tea culture; core idea

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道家, 都把研究天人关系看作是最高学问与智慧, 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独有的综合思维方式, 它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茶文化精神。茶文化与儒家“中庸和谐”的思维观念相融, 形成了以茶养廉、以茶示敬、以茶雅志之风, 并用于明伦理、倡教化; 茶人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维融入茶文化, 在茶事活动中注重追求“自然”、“淡泊”、

“静寂”的审美旨趣; 茶文化同样与佛家“普渡众生”等理念相融, 孕育禅茶之“和”, 体现为“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1]在诸家“和谐”思想的共同浇灌下, 历代茶事活动中, 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境、茶与水、茶与具、水与火, 以及情与理皆以“和”为最高审美追求。在茶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 茶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思想亦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庄晚芳先生将茶德总结为“廉、美、和、敬”; 施由民认为“和谐是中国茶文化的精神”^[2]; 著名茶文化研究学者、女作家王旭峰言: “中国茶文化的精神, 就是内容的和谐与形式的谐

收稿日期: 2012 - 02 - 20

作者简介: 朱海燕(1971—), 女, 湖南双峰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茶文化与茶业经济研究。

和。”^[3]……用陈香白先生的话来概括：“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4]

何谓“和谐”？《说文解字》释“和”为“调也”；^[5]《广韵》曰：“和者，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6]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天人合一”等都对“和谐”进行了诠释。如何才能深刻领会茶文化中“和谐”的哲学意蕴？在此，笔者拟引用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普遍和谐”的观点，即“和”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7]从而深刻揭示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谐”。

一、阴阳交和孕嘉木

两千多年前，庄子便认识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8]天地之间的大美，四时之间的序列，万物的生死荣枯都是因为自然的伟力，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生息繁衍，自然天成，这就是自然的和谐。茶，出自山川，长于山野，天然自成，聚山川之灵秀，日月之精华，展现了其“自然的和谐”之美。

茶得阴阳交和之气，育自然天成之美。“灵山唯岳，奇产所钟。厥生薜草，弥谷被冈。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宵降。”^[9]（晋代杜育《荈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9]，“北苑藏和气，生成绝品茶”（郭祥正《谢君仪寄新茶》）^[10]^[12]，“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荈”（叶清臣《述煮茶泉品》）^[11]。这些茶人皆一致认定天地和谐有序，在阴阳和谐交融之气中蕴育了佳茗。

茶拜自然而生，仰天地之美，令气度超然，历代文人骚客争相赞誉。茶圣陆羽直赞：“茶者，南方之嘉木也。”^[12]茶本身的质地之美，根源于南方水土之美，受益于天地自然的一种无私的恩泽和赐予。“其树如瓜芦，叶如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拼摘，叶如丁香，根如胡桃”，^[12]一连串形象化的比喻，凸显了茶是天地万物之精灵，得天地之和气，钟山川之灵秀，集众美于一身。北宋著名文学家秦观《茶》诗云：“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

堪掩椒菊。”^[10]^[13]盛赞茶树为南方嘉木之英华，其芬香如杜蘅，其清香胜过椒菊，认定这是天地自然的孕育和造化之功。元代文学家杜本《咏武夷茶》诗云：“春从天上来，嘘弗通宾海。纳纳此中藏，万斛珠蓓蕾。”^[10]^[24]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10]^[19]面对吸天地和气、质优形美的茶，人们无不生发向往之情。

陆羽感叹：“于戏！天育有万物，皆有至妙。”^[12]^[16]（《茶经·六之饮》）妙在天成，自是敬畏。妙在其中，自是呵护。在敬畏中呵护，自然和谐。在今天现代茶园建设中，依然以生态平衡、自然和谐为终极目标。那一片片堆绿叠翠的茶园所呈现出的生态环境洋溢着纯任自然的美，茶、鸟、风、雷、雨等等自然万物各遵本性，各司其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构画出生态自然的和谐美景。

二、寄情美景与佳茗

中国哲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景物当作感情的载体，寄情于自然，以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都揭示了中国先哲所追求的人、地、天、自然之间高度和谐发展的美妙境界。在诗词书画乃至所用茶具的图案中，茶人们描绘最多的是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品茗，汤入口，香入鼻，味入舌，意入心，心悟道，与自然相融，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置身于灵山秀水之中的茶人们，在回归大自然的环境中寻找诗情画意，展开内心世界与大自然的交流，达致精神上的升华。

唐代茶风大盛，当时宫族达官饮茶追求环境富丽堂皇，茶品名贵，茶具豪华，程式繁琐，礼仪森严。陆羽在《茶经·九之略》记载：“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12]^[33]继而又言：若是好友相邀，山涧倚松傍石品茗，即可简化用具，不拘礼节，汲泉煮水，倾情山水。这充分流露出茶圣乐于与自然相融，寻求品茶的高雅之韵。其时，诸多乐于品茗的雅士们或筑亭饮茶，或明月清风，或倚竹傍泉，力求营造亲近自然的品茶氛围。

中唐才子李嘉佑《题裴十六少卿东亭》诗曰：“平津旧东阁，深巷见南山。卷箔岚烟润，遮窗竹影闲。倾茶兼落帽，恋客不开关。斜照窥帘外，川禽时往还。”^[14]表现了亭内饮茶的闲情逸致。唐人在布置亭周植物时，往往舍花而选竹。因为竹不仅有四季常青之优势，而且竹高洁、虚心等品质尤为文人所欣赏，其色清幽、其叶生风，可谓亭周植物之一绝。此裴少卿东亭环境优美，箔帘岚烟漂浮，窗外竹影婆娑，诗情画意，怎不令人流连忘返？大和四年秋，晚唐名相李德裕收到故人寄来的茶叶，题诗《故人寄茶》：“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茶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费，留伴读书行。”^[10]³⁶月照，水流，竹林，茶友，读书，这是何等惬意的啜饮美境！晚唐才子朱庆余诗清幽淡雅，委婉含蓄，细致描绘了品茶之美景。试看《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四面无炎气，清池阔复深。蝶飞逢草住，鱼戏见人沉。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荫。几回同到此，尽日得闲吟。”^[15]凉风习习，池清而深，鱼戏蝶舞，对茶谈诗，既能回归自然、亲近自然，又能在漂泊中与知己吟诗谈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多么悠闲惬意而弥足珍贵。

明清时期，茶人们崇尚自然的品饮情趣有增无减，徐渭指出宜茶的理想环境：“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徐文长秘集》）^[9]作者在幽静、清静的自然环境中，引领着饮茶者们逃脱碌碌红尘，在无欲宁静的意境下，品味茶的清香和隽永，从而达到物我两忘、情景相融的境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事实上，中国传统审美立足和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沿袭魏晋风流，唐宋以后的文人状物写景都不求其形似，而是着意对事物内在关系和规律的精微体悟，以及事物与内心情感的感应。茶诗文叙事状物也是如此，在物象叙述中实际寄寓了作者幽隐的情性，以引起读者的审美兴会，引导读者去咀嚼其中蕴含不尽的味外之味。对自然生态或是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歌颂和向往实则蕴含了文人们对人

与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相处的渴望。步入当代社会，人们在茶馆设计装修时往往将山水园林、小桥流水引入其中，让品饮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感受自然之美，获得一份内心的宁静和安稳。

三、清茶一盏乐融融

“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亦能醉人”，表达了茶文化“人与人的和谐”的实践真知。自唐以来，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寒士百姓，无不以茶传达和谐之意。人们通过敬茶、献茶、赠茶、赐茶等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即使在西方文化强力冲击的时期，中国客来敬茶的传统仍未遗失，还逐步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表现形式，发挥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以茶敬客、以茶睦邻、以茶赠友、以茶联谊、以茶传情，品茗之中，联谊达礼，修身悟道，终以致和，一啜一饮，乐在其中，充满了自由感，茶以其得天独厚的本性契合了人的本性需求，从而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敬茶是表达主人欢迎之情，融和主客之间距离简单而朴素的方式。杜耒《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16]寒夜客到，一杯热茶表达了主人的敬意，更是温暖了客人的心，此诗以生活中极为平常之事为素材，却勾画出一幅友人相聚无比和乐的寒夜品茶图。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首都汴京居民热情好客，如有外人来京居住或是京城人乔迁新居，邻里皆来献茶，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表示友好及今后相互关照。”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介绍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其中亦记录：“杭城人皆笃高谊……相望茶水往来，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17]由此可见，茶作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礼已得到一致认同。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发生纠纷或矛盾，也常以“吃讲茶”的方式进行调解，即双方约定日期至茶楼吃茶评理，并邀请有名望、办事公道、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来调停、评判，最终化解纠纷，握手言和。茶在家庭内部，是敬尊长、明伦序的重要内容，每天清早儿女们要向父母长辈敬茶请安，逢年过节晚辈向长辈敬茶，以示祝福和孝顺。饮茶中既体现了和睦相亲又显示了

长幼有序，十分有利于家庭日常秩序稳定。

茶文学的创作活动也可以涤烦除闷，让人暂且挣脱紧张、繁乱的现实生活。中晚唐时期，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士子们渐生滋长了隐遁出世与及时享乐的情绪，六朝始兴的杂体诗、唱和诗、联句应时而起，为众多诗人愉悦性情、消磨时光服务。这一时期无论是“刚介守正”的颜真卿还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抑或是以讽刺现实的新乐府运动前后踵武的白居易、皮日休，都相继倡导了“以文滑稽”、“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的联句创作。^[18]湖州掀起了一场诗歌盛会，频繁地进行游赏玩乐、宴集唱和，创作了众多联句作品。其中颜真卿等人即兴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传为茶史美谈，^[104]创造了两个“第一”，既是第一首吃茶联句，也是第一首无“茶”字之茶诗，“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陆士修)。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嶠)。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颜真卿)。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士修)。”遥想月色如水，志趣相投的友人相聚品茗谈心，诗由茶所兴，茶因诗添兴，既各显其能、对峙不下，又同心同德、融合统一，何其闲适优雅，回味无穷！

等级森严的宫廷中，茶还是改善和密切君臣关系的良好载体。唐宋以来，皇帝常以茶为赐，或举办宫廷茶宴，以示对群臣们的宠爱，出巡时，所经之地，赐茶赐帛。唐代在延英殿殿试时皇帝要向考中进士者赐茶：“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19]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描绘了人才云集，以茶为媒，君臣相亲，一派和谐美好的盛世气象。

总而言之，茶作为社交礼节、传情达意的重要媒介，在宾客、邻里、亲人、朋友、君臣之中营造了一种温情脉脉、和乐融融的气氛，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和谐美好。

四、空灵虚静物我忘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正是品饮者得于心，释于情的体现，有助于实现“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众人品茶和谐群体，一个独饮，则与茶

对话，似更能达致与大自然的悟语，实现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谓之“独品得神”。故若以茶修身，则“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9](张源《茶录》)历代文人雅士怀才不遇之际，借酒消愁者不乏其人，但“借酒消愁愁更愁”，而茶和谐身心，怡情悦意，释矜平燥，“独品得神”尤显高雅。

唐代卢仝是韩孟诗派重要成员之一，以其奇谲险怪的诗风吸引了历代诗人学者的目光，因《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赢得茶中“亚圣”之美誉，其中描写连饮七碗茶的诗句广为流传：“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20]一碗喝到七碗，从止渴生津，发出轻汗，至肌骨清灵，两腋生风，一切不平消散在一啜一饮之中，通达快乐不可言喻，身轻松，心愉悦，达和谐完美之境。《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周启琦评价：“诗人有诗才，亦有诗胆。胆有大有小，每于诗中见之。……六经原无‘碗’字，而玉川子《茶歌》连用七个碗字，遂为名言，是其诗胆大也。”别说“碗”字，就连“搜枯肠”、“发清汗”、“尽向毛孔散”、“两腋生清风”这些俚俗不雅之感也毫不隐讳地写入诗中，在充斥着“大雅”之作的中唐诗坛，能以俚语写俗情，也是卢诗与众不同之处。^[21]卢仝心系民瘼，“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巖崖受辛苦”，既哀叹自己万卷堆胸却难有作为，又常常忧及茶农的艰辛。他庆幸自己摆脱纷争、远离灾祸，并在诗词的轱辘里创造出一个奇谲险怪的自我，在茶的天地里，他自由地渲泻着自己的情感，并获得羽化登仙般的美妙感受。

北宋文豪苏东坡一生几起几落，却仍能吟啸高歌、洒脱率真，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之中，面对清新高洁的佳茗，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过眼云烟，其《汲江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10]108}此诗是苏东坡被贬儋州(今海南岛儋县)

之时所作,将幽静的月夜临江汲水煎茶品茶描绘得妙趣横生,在宁静的氛围和空灵虚静的心境中,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这些极为平凡而简单的琐事都充满着诗意的美,当茶的清幽之香静静地浸润心田时,心灵便在虚静中变得空明,精神便在虚静中得以升华净化,诗人的身心内外便达致和谐的境界。

以上诸例皆表明,独品时无干扰,易心静神凝,情感最容易在飘逸的茶香中升华,思绪更容易进入到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即在“啜之淡然,似乎无味”的茶汤中,品出茶的无味之味,领会茶的“物外高意”,达到清心养神的目的。独品时无乐伴奏,无人添水,自煎、自斟、自饮、自品,心放得开,极容易在“茶醉”中,神游八方,心驰广宇,跳出三界,实现个体身与心的和谐,达到物我同源的境界。因而,当代对茶文化的弘扬不仅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将为那些奋力搏击而倍感心灵疲惫、终日忙碌而空虚迷茫的人们,开辟一片清新自然、充满着诗意的家园!

参考文献:

- [1] 尹细梅,张小建.略论佛教的和谐社会思想[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7(2):26.
- [2] 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J].农业考古,1999(4):45.
- [3] 王旭峰.茶与和谐[J].茶博览,2007(6):12.
- [4] 陈香白.中国茶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43.
- [5] 许慎.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7.
- [6]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112.
- [7] 景海峰.汤一介先生谈儒学[J].今日中国论坛,2008,37(1):33-34.
- [8] 李振纲.论庄子思想之美[J].哲学研究,2011(7):126.
- [9] 阮浩耕,沈冬梅,于子良.中国古代茶叶全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71-121.
- [10] 蔡镇楚,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21-247.
- [1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成都:巴蜀书社,1988:178.
- [12] 吴觉农.茶经述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 [13] 诸葛山人.诸子百家[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5:35.
- [14] 张玲.唐亭的文化[D].西北大学,2009:13.
- [15] 万秋菊.朱庆余及其诗歌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1:39.
- [16] 陈宗懋.中国茶叶大辞典[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601.
- [17]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1.
- [18] 崔俊娜.唐代联句诗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6:23.
- [19] 夏于全.唐诗宋词全集:第1部[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603.
- [20] 朱海燕.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87.
- [21] 王天恒.卢仝诗歌研究[D].河北大学,2007:22.

责任编辑:曾凡盛